科学导报
2026年7月16日 星期四
责编：赵彩娥
投稿：kxdbnews@163.com

革命文物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实践路径

■ 朱继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革命文物是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见证，是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推动革命文物资源活化利用并深度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既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赓续红色血脉的关键举措，也是提升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课题。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革命文物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

一、优化校园文化环境，营造红色育人氛围

校园环境是无声的教材，具有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将革命文物中蕴含的红色元素、革命精神融入校园景观、文化阵地、日常氛围，让学生时时受教育、处处受熏陶，实现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让红色基因成为校园文化的鲜明底色。

第一，打造红色校园景观体系，让革命文物元素融入学生日常生活空间。校园景观是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学生日常接触最多的环境要素。将革命文物元素融入校园景观建设，不是简单地在校园中摆放几件文物复制品，而是要结合地方革命历史与校史红色资源，系统规划、精心设计，使红色景观成为校园环境的有机构成。在校园核心区域建设革命文化长廊，以时间为轴、以文物为点，系统展示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程，让学生在穿行其间时完成一次精神洗礼。在校园广场、花园等公共空间设置革命人物雕像，选择与学校历史、地方革命史密切相关的英雄模范人物，以艺术化的手法呈现其精神风貌，使之成为校园的精神地标。在图书馆、教学楼、宿舍区等学生日常活动场所设置红色读书角、革命故事展示墙，将革命文物的图片、复制品及其背后的故事融入学生学习生活场景，使学生在课间休息、自习阅读时也能与红色文化不期而遇。

第二，用好校内外宣传阵地，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红色文化传播网络。宣传阵地是营造红色文化氛围的重要渠道，需要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校内资源与校外资源的有机融合。在线下阵地方面，充分发挥校报校刊、校园广播、宣传橱窗、电子显示屏等传统媒介的作用，常态化展示革命文物图片、讲述革命故事、传播红色文化。可以开设红色文化专栏，定期介绍一件革命文物、讲述一个革命故事、介绍一位英雄人物，使红色文化成为校园宣传的常设内容。在线上阵地方面，依托校园官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等新媒体平台，开设红色文化专栏，运用图文、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推送革命文物知识、红色故事、学习感悟等内容。

第三，开展常态化红色浸润活动，组织经典革命歌曲传唱、红色家书诵读、革命主题话剧展演等活动，鼓励学生组建革命理论研究、红色志愿服务类社团，支持其开展革命文化研究、红色宣讲等实践活动，鼓励学生组建革命理论研究、红色志愿服务类社团，支持其开展革命文化研究、红色宣讲、革命遗址探访等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让学生在沉浸式、体验式活动中体悟红色精神内涵，推动革命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蔚然成风。

二、打造网络思政阵地，拓展校园文化建设新维度

互联网是新时代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在哪儿，宣传思想工作的重点就在哪儿，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当代大学生是“互联网原住民”、AI时代的“弄潮儿”，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高校需牢牢占据网络育人主阵地，依托校园官网、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多元载体，精心打造特色鲜明、贴合青年学子需求的网络思政品牌，构建沉浸式、年轻化的线上红色育人生态圈。通过常态化推送革命文物背后的峥嵘故事、红色经典史料、英雄先辈的不朽事迹，以及学生的红色学习感悟与实践成果，充分发挥朋辈引领的正向效应；精心开展线上红色知识竞赛、故事宣讲、文艺创作等互动活动，让线上育人既有温度又有乐趣，切实提升学生的参与度与获得感；引导学生运用短视频、动漫、微电影等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创作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红色网络文化作品，推动学生从红色文化的被动学习者，转变为主动创作者、积极传播者，让红色基因在网络空间深深扎根、生生不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打破时空限制，整合革命文物资源，建设一体化、数字化的红色资源平台，是推动革命文物育人资源共享的关键路径。高校与革命文物场馆、地方文物部门协同合作，共建革命文物数字教学资源库、线上虚拟展馆、红色文化云平台，对革命文物进行精细化数字化采集、标准化梳理归档，整合文物影像、历史史料、讲解音频、红色故事等多元素材，倾力打造集学习、研究、展示、传播于一体的数字化红色育人高地。按照革命历史脉络、精神谱系、文物类型对数字平台进行系统分类，设置便捷的搜索、浏览、互动等功能，让师生依托各类终端，随时随地开启“云参观”“云学习”“云感悟”的红色之旅；同时推动平台跨区域、跨校际协同共建、资源共享，主动融入区域红色教育数字平台与高校红色教育联盟，实现优质红色资源互联互通，让革命文物的育人光芒照亮更多青年的成长之路。

三、创新沉浸式数字体验，增强革命文物育人感染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强调：“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推进教育数字化，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加强终身教育保障。”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语境下，数字技术与智能科技的创新应用，为革命文物的活化利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推动革命文物从静态陈列走向动态表达、从单向灌输走向多元互动，为提升育人效能提供了核心支撑。

数字技术的深度介入，正在重塑革命文物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VR技术、虚拟仿真技术、全息投影技术等前沿科技的应用，构建起跨越时空的虚实交融桥梁，为革命历史场景的沉浸式再现提供了坚实技术支撑。高校可依托此类前沿技术，打造红色虚拟仿真实验室与沉浸式体验空间，通过高精度数字建模技术精准复刻湘江战役、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等重大历史场景，使学生以在场者的身份深刻体悟历史瞬间的震撼与厚重。当学生戴上VR设备，便仿佛置身于战火纷飞的战场，耳边是枪炮轰鸣，眼前是硝烟弥漫，脚下是红军战士走过的崎岖山路，这种身临其境的体验，远比书本上的文字描述更加直击心灵。全息投影技术可以将革命历史人物“请”到学生面前，以栩栩如生的形象讲述那段峥嵘岁月，使学生在与历史人物的跨时空对话中获得精神洗礼。

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不仅改变了革命文物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渠道，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学生与革命文物的互动关系。在传统模式下，学生是革命文物的被动观看者；在数字体验模式下，学生成为革命文物的主动参与者与深度体验者。这种角色转变，极大增强了革命文物育人的感染力和实效性。当学生不再只是远远观看展柜中的文物，而是通过VR技术走进历史场景、通过AR技术与历史人物互动、通过智能系统自主探究历史真相时，革命文物所承载的精神内涵便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学生的精神世界。创新沉浸式数字体验，正是以技术赋能革命文物育人、以体验深化红色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为增强革命文物育人感染力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和实践可能。

从校园景观的无声浸润，到网络阵地的全域覆盖，再到数字技术的沉浸赋能，革命文物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是一项艰巨而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这一活化利用过程，不仅使红色文化变得可感、可触、可参与，更在青年学子心中深植下信仰的根脉，让红色基因融入青春血脉。以此为载体，革命文物所蕴含的精神伟力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立德树人的深厚滋养，为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注入不竭的精神动力。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研究专项“中共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文化抗战研究”（项目编号：25CDCJ03）。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威海）党工委（校长）办公室】

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

■ 沈寒婷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一）经济维度：推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往往依托于特定的乡土资源和传统技艺，具备转化为特色文化产业的巨大潜力。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非遗资源是打破乡村产业单一格局的关键。通过对非遗项目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发非遗文创、非遗体验、非遗研学等新业态，能够有效延伸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产业链。这种产业延伸不仅提升了农产品与乡土资源的经济附加值，还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强劲且可持续的经济支撑。

（二）文化维度：重塑乡村文化认同和自信的核心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乡村历史文脉的活态体现，承载着深厚的农耕文明记忆与民族精神。在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面临着文化流失与同质化的风险。保护与传承非遗，有助于唤醒村民的集体记忆，增强他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这种由内而外生发的文化自信，能够在乡村内部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有效抵御现代城市文化冲击带来的“乡愁”失落。非遗作为乡村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为乡村文化振兴筑牢了思想根基，使乡村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能够保持独特的文化辨识度。

（三）社会维度：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纽带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传统民俗、节庆活动、民间信仰等，具有强烈的集体参与性和社区互动性。这些非遗活动为村民提供了宝贵的公共交流空间，有助于打破现代乡村日益原子化的社会结构。在共同参与非遗传承与庆典的过程中，村民之间的互动增加，邻里关系得以融洽，基层矛盾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化解。同时，非遗中蕴含的传统道德规范和村规民约，能够有效滋养文明乡风，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社会治理新格局，提升乡村社会的整体凝聚力。

（四）生态维度：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动能

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丰富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许多传统手工技艺、农耕文化和建筑营造技艺，都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就地取材、循环利用和适度开发。这些朴素的生态理念，与当前倡导的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高度契合。将非遗中的生态智慧应用于乡村的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中，不仅能够为乡村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还能指导乡村走低碳、环保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动能转换。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现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效

近年来，全国各地积极探索非遗与乡村振兴的融合之路，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效。首先，“非遗+文旅融合”有效激活了乡村产业振兴动能。众多乡村地区深入挖掘本地非遗资源，将其独特魅力融入旅游产品与服务，打造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建设传习体验基地、开发沉浸式文化项目。这种融合将静态的文化遗产转化为可参与、可消费的文旅产品，带动了餐饮、住宿、手作等关联产业发展，形成了“以文促旅、以旅兴农”的良性循环。其次，“非遗+活态传承”筑牢了乡村文化振兴根基。各地通过建立非遗工坊、传承基地，强调非遗在现实生活中的延续与发展，使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重新焕发生机，让非遗真正回归乡村生活，成为村民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非遗+生态治理”引领了乡村生态振兴方向。部分乡村将传统生态智慧融入村容村貌整治与人居环境提升中，采用传统环保工艺和乡土材料，打造了各具特色、绿色低碳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实现了文化保护与生态建设的双赢。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现实问题

尽管成效显著，但非遗赋能乡村振兴在实践中仍面临诸多瓶颈。第一，产业融合深度不够，价值链延伸薄弱。部分地区的非遗开发仍停留在初级观光和简单的产品售卖阶段，缺乏高附加值的文创产品和深度体验项目，产业带动效应有限。第二，文化内涵挖掘浅层，非遗创新动力不足。一些非遗项目在开发过程中过度商业化，导致文化内核被消解，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对非遗核心技艺和精神内涵的深度提炼。第三，基建服务配套滞后，旅游承载能力受限。部分非遗资源富集的偏远乡村，交通、住宿、数字化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水平较低，严重制约了非遗文旅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第四，传承梯队断层明显，人才振兴根基不牢。非遗传承普遍面临“老龄化”危机，年轻人参与意愿低，且极度缺乏既懂传统技艺又懂现代市场经营的复合型创新人才。第五，政策资源整合低效，长效机制尚未健全。部门间协同不足，扶持政策呈现碎片化，缺乏系统性的市场运营机制和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村民在非遗产业发展中的获得感和参与度有待提升。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赋能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一）创新产业融合模式，释放乡村经济新动能

要打破单一的产业形态，推动“非遗+”跨界深度融合。深化“非遗+旅游”，开发非遗主题研学、康养、夜游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提升游客的参与感与体验感。推进“非遗+数字经济”，借助VR、AR等沉浸式数字技术，将非遗项目转化为可交互的虚拟体验场景，打破传承的时空限制；利用直播带货、短视频等新技术，拓宽非遗产品的营销渠道。探索“非遗+现代农业”，将传统农耕非遗与现代农业园区结合，打造集生产、加工、观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全面提升非遗产业的经济效益。

（二）深挖文化内涵价值，激活乡村文化生命力

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在坚守非遗核心技艺和文化内涵的前提下进行创新。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设计机构深入乡村，对非遗元素进行提取与重构，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市场需求，开发符合现代审美的国潮文创产品，让传统非遗融入现代生活。同时，将非遗文化融入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如村史馆、文化广场、非遗传习所等，通过动态数据可视化手段将非遗背后的历史渊源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图谱，让非遗真正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实现活态传承与文化生命力的持续激活。

（三）转化生态价值潜能，构建绿色发展新格局

深入挖掘非遗项目中的生态理念，将其转化为乡村绿色发展的实际效能。在乡村规划与建设中，充分尊重传统村落的自然肌理与风貌，采用传统环保工艺和乡土材料进行民居改造与景观提升，避免大拆大建。大力发展以非遗为依托的生态循环农业和低碳手工业，建立非遗产品的绿色认证体系，倡导绿色生产与消费方式。将非遗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开发绿色生态文旅产品，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乡村绿色发展新格局。

（四）健全人才培育机制，筑牢乡村振兴主力军

人才是非遗传承与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一方面，要完善非遗传承人保护与激励机制，提高其社会地位与经济待遇，落实传承补贴，鼓励“师带徒”模式，确保核心技艺薪火相传。另一方面，实施“非遗新农人”培育计划，出台优惠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返乡创业青年、设计师、数字技术人才等加入非遗产业。通过校企合作、建立非遗产业学院、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培养一批懂技艺、善经营、会管理、具备数字化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为非遗赋能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

（五）优化协同治理模式，提升乡村组织凝聚力

构建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村民主体的多元协同治理格局。政府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专项扶持政策，统筹整合各类涉农资金，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发挥村“两委”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成立非遗专业合作社或行业协会，提高村民的组织化程度。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探索“村集体+公司+农户”“非遗工坊+农户”等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村民在非遗产业发展中能够通过土地入股、就近务工、分红等方式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激发其参与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全面提升乡村组织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作者单位：武汉理工大学）

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榆林）的建设成效与优化路径

■ 朱海艳 张改明 李学鑫 李小庆

榆林作为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核心区域，是黄土文化、黄河文化、边塞文化与红色文化交融共生的重要承载地。自2012年获批设立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23年正式通过验收成为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以来，全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方针，系统推进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文化生态格局持续优化，非遗保护成效显著，文旅融合深度拓展。为进一步巩固建设成果、破解发展瓶颈、提升保护区能级，现形成如下调研报告。

一、建设主要成效

（一）保护体系健全，制度保障坚实有力

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县联动、全域覆盖”的工作格局。成立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保护区建设领导小组，设立专家委员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出台《榆林市国家级陕北文化生态保护区总体规划》《非遗代表性项目和传承人认定保护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2026年实施《榆林市陕北民歌保护传承发展条例》，实现单项非遗法治化保护。财政投入持续加大，市级每年安排专项资金3000万元，各县市区年均配套不低于200万元，累计投入超42.3亿元。形成“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名录体系，现有国家级非遗12项、省级100项、市级211项，国家级、省级、市级非遗传承人分别达15人、85人、409人。

（二）传承阵地完善，活态传承全面推进

建成市级非遗综合展馆1个、陕北民歌专题博物馆1个、各类专题非遗馆35个，12个县市区实现非遗展示场馆全覆盖。设立非遗传习所100余个，在榆林职业技术学院成立非遗学院，认定45所“非遗进校园特色学校”，推动秧歌、民歌、剪纸、石雕等非遗项目进课堂、进教材、进社区。常态化开展非遗展演、培训、讲座，年均举办活动超120场，“陕北榆林过大年”“全国秧歌展演”成为现象级文化IP，单日观演人数超19万人次。陕北民歌全国巡演、榆林非遗亮相中亚峰会，文化影响力持续提升。

（三）推动非遗保护与旅游发展、乡村振兴有机结合

打造榆林古城、石峁遗址、统万城、红碱淖等核心文旅载体，推出“黄河、黄土、长城、沙地、红色”主题精品线路10条，全市4A、3A级景区分别达18家、28家。绥德石雕形成完整产业链，年产值1.5亿元；吴堡手工挂面、横山响水豆腐等非遗工坊集群发展，带动万人就业。非遗进景区、进街区常态化，《老榆林·小北京》等沉浸式演艺活化历史文化，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动能，实现保护与增收双赢。

（四）生态与文化协同，整体保护格局形成

坚持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共治共保，累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05万平方公里，水土保持率提升至59.75%，黄土高原生态面貌持续改善。加强长城、古城、古村落、民俗空间保护修复，榆林古城成为文化生态核心展示区。石峁遗址、清涧寨沟遗址考古取得重大突破，文物与非遗协同保护，文化生态完整性、原真性得到有效维护。

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非遗项目遴选界定不严谨，名录扩容存在功利化倾向

榆林非遗普查登记项目超1300个，市县乡名录层级多、数量大，部分县市乡为打造文旅名片、拉动地方经济，将传统食品制作、农耕技艺、民俗服务等简单纳入非遗名录，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使用轻文化现象。如部分传统小吃、手工农产品，实用属性突出、文化寓意挖掘不足，缺乏严谨考据与学术界定；部分项目同质化申报、低水平重复，导致名录鱼龙混杂、保护资源分散，易引发一哄而上、无序发展，偏离非遗活态传承核心要义。

（二）文旅政策衔接不畅，融合发展机制不健全

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在规划统筹、项目落地、资金使用、考核评价上缺乏有效协同，存在“文自文、旅自旅”现象。文化事业重公益保护、产业政策重市场效益，非遗保护规划与全域旅游、乡村振兴、黄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衔接不紧密；政策设计偏重表层展演展示，缺乏寓教于乐的融合机制，文化价值转化路径不畅，理论研究、人才储备与实操落地不匹配，难以实现事业与产业协调发展。

（三）非遗文化内涵挖掘浅表化，核心价值融入不足

当前保护多停留在技艺展示、产品生产、节庆展演等表层文化，对陕北民俗中蕴含的精神内核、社会规范、价值理念等中层与深层文化挖掘不够。非遗产业化偏重商品开发，未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陕北人文精神、乡土伦理融入产品设计、体验场景与传播内容，精神产品供给不足。部分项目仅停留在技艺复刻与商品售卖，未能将民间经验、集体记忆升华为人生价值与审美表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失衡，文化自信培育功能发挥不充分。

（四）城镇化与人口流动冲击，乡村传承生态持续弱化

榆林农村青壮年大量向城区与能源产业园区流动，乡村出现空心化、空巢化，农耕文明存续空间快速萎缩：一是，乡村传承主体流失，陕北秧歌、唢呐、说书、剪纸等乡土非遗后继乏人，口传心授传承链条断裂；二是，外出群体受城市文化影响，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转变，对乡土文化认同感下降，活态传承的社会基础持续削弱。

（五）传承人老龄化严重，青年传承梯队断档突出

高龄化、家族式、师徒制传承模式难以为继。传统技艺学习周期长、经济回报低，青年群体不愿学、留不住；传承人后代与本土青年多外出务工就业，缺乏稳定传承激励与就业保障。部分濒危项目如民间器乐演奏等，已出现“人老艺休、人亡艺绝”风险，传承梯队青黄不接，成为保护区建设最突出短板。

三、优化提升路径建议

（一）确保文化意识方向，坚守非遗保护发展根本遵循

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一根本遵循。将非遗保护传承融入文化强市建设全过程，深入挖掘陕北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文明优秀基因，传承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做实分类摸底，跳出路径依赖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国家、省、市、县四级名录基础上，组织专家开展复核评估，严格文化价值标准，清理文化内涵不足、功利性申报的项目，杜绝一哄而上、无序扩容。推动文旅部门跳出“为保护而保护”的单一公共服务思维，经济部门跳出“非遗搭台、经济唱戏”的简单利用思维，实现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有机统一，推动文化和旅游协调并进、高质量发展。

（三）厘清服务属性，科学区分基本与非基本公共服务

按照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划分思路，对非遗项目实施分类管理。将陕北民歌、陕北说书、传统礼仪、濒危技艺等具有鲜明公益属性、文化传承价值的项目，纳入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由政府主导保障经费、场所、教育普及和抢救性保护；将非遗文创、体验旅游、特色食品、定制化服务等纳入非基本公共服务，面向市场开放，支持企业、社会组织参与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文化需求。

（四）培育市场环境，创新业态拓展传承发展空间

立足榆林非遗特色，积极培育多元化市场需求。借鉴“一团多戏”模式，创新陕北说书、陕北民歌、秧歌等展演形式，拓展受众群体，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地方传统文化。打造一批具有榆林辨识度的非遗品牌，推动绥德石雕、吴堡挂面、榆林剪纸等规模化、品牌化、连锁化发展。将价值理念、风俗习惯、历史记忆融入非遗产品和服务，提升文化内涵与精神品位。以非遗为龙头延伸产业链，带动文创、餐饮、民宿、研学等相关产业发展，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

（五）实施分类管理，构建长效支撑保障体系

对濒危项目开展口述史记录、抢救性保护，将非遗纳入公共文化服务和学校教育体系；清理不合理行政许可和歧视性规定，完善非遗产业鼓励、限制、禁止目录，扩大社会力量参与范围；支持建设非遗园区、非遗工坊，推动传统作坊与互联网融合，提升产品附加值；尊重农村群众意愿，因地制宜推进乡村非遗保护利用。

基金项目：榆林市科技局项目“数字赋能榆林市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路径和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24-CXY-134）；榆林大学2025年研究生创新创业基金项目“非遗焕新：轻量化技术驱动下的赤牛圪景区文旅振兴新模式”（项目编号：2025YLYCX03）。

（作者单位：榆林大学管理学院）

符号互动论视域下幼儿亲社会行为培养路径

■ 陈湘莲[1] 陈贵莲[2]

一、引言

幼儿期是个体社会化的奠基阶段，培养幼儿分享、合作、助人等亲社会行为对其人格完善与社会适应至关重要。《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社会领域就围绕人际交往与社会适应，通过具体目标与教育建议要求教育者为幼儿的社会化发展创设具体情境，在游戏中、活动中引导其表现亲社会行为。

二、幼儿亲社会行为培养路径

个体社会化离不开个体与周围环境的互动。符号互动论为理解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幼儿可以通过符号感知环境，与环境及其他人进行互动，进而习得亲社会行为。基于此，可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探讨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培养路径。

（一）微观互动策略

个体社会化始于家庭，父母与幼儿的有效互动可以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萌芽与发展。家庭作为幼儿成长过程中接触的第一个场所，良好的家庭氛围、民主的教养方式、亲子互动频率均能正向预测幼儿亲社会行为。在日常生活中，父母应为幼儿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实施民主的家庭教养方式，给予幼儿较高的情绪价值，做到不敷衍、不搪塞，如在幼儿遇到困难时提供帮助、在幼儿伤心气馁时给予安慰、在幼儿情绪低落时分享拥抱……亲子游戏作为积极亲子互动的一种重要方式也可以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除去日常生活中的积极互动，还可以组织高质量的亲子游戏活动或阅读活动，引导幼儿感知特定情境中的符号语言及其特定意义，并做出助人、分享等亲社会行为。

（二）中观情境创设

幼儿园是幼儿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园内环境创设及班级活动助力幼儿亲社会行为发展。幼儿教师通过环境创设活动促进幼儿园内各种符号与幼儿之间进行积极互动，可以促进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发展。如教师可以在班级、走廊等公共场所创设友善互助、合作分享、多元包容的主题墙，也可以在班级设置爱心医院、快乐餐厅等角色扮演的区域活动，还可以粘贴规则符号，引导幼儿遇到冲突时主动协商，让幼儿在生活情境、游戏情境中感知符号、建构符号、使用符号，甚至创造助人、分享、协商、安慰等亲社会行为符号。在这些情境中，培养幼儿亲社会行为最容易也是最重要的途径是角色扮演游戏，所以幼儿教师应积极创设情境，鼓励幼儿进行角色扮演游戏，并在游戏中培养幼儿的交往能力和亲社会行为。

（三）宏观支持系统

构建家园社三方协同的宏观支持系统是保障幼儿亲社会行为持续发展的关键。幼儿亲社会行为的养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家庭、幼儿园、社区三方形成教育合力。社区是一个大环境，幼儿可以通过社区环境、社区游戏场地、社区活动等感知奉献、责任等高层级的亲社会行为符号。如通过组织消防英雄进校园、童心敬老行动等活动让幼儿感受消防员救人于水火中的奉献之行、大爱之情，在敬老行动中通过想象自己在老人、教师、家长眼中的形象而表现出帮助老人、与老人分享物品等其他亲社会行为。在家庭与幼儿园或家庭与社区的协同中，双方不仅要定期沟通，还要以身作则做好榜样，及时强化幼儿在幼儿园中习得的亲社会行为，避免出现“5+2=0”的无效教育现象。一旦幼儿表现出亲社会行为时家长、老师等成人应及时给予表扬，以强化幼儿表现亲社会行为的内部动机，如肯定的微笑或拥抱、鼓励的语言等精神奖励及玩具、食物等物质奖励。

三、结语

个体社会化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符号互动论通过非语言符号和语言符号对幼儿感知运用亲社会行为符号并对其亲社会行为的萌芽、发展与强化有深远的影响。只有当家庭、幼儿园与社区形成教育合力，让幼儿在充满爱与信任的符号互动中不断感知、体验、实践，亲社会行为才能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其人格结构中稳固的组成部分。

（作者单位：1.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云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